

与焊接结下不解之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条件比较艰苦,修修补补是常态。记得还在念小学时,我就开始为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印象特别深且受益良多的要数焊补这门手艺,我也由此与焊接结下不解之缘。

我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干起焊接塑料凉鞋的活。每当鞋子的鞋面穿断或开裂,我就把捅煤炉的钢质弯钩头部烧红后,进行焊接(俗称熔化焊),焊后再穿。如此反复多次后,鞋子实在不成样子了,才无奈处理掉。粗略估计,当时一双新购塑料凉鞋,由于质量欠佳,穿3至4个月就会开裂,而通过反复修补后,使用时间可以延长1至2倍,十分管用。还有塑料书包、塑料雨披等,只要能采用焊接方法修补的,我都会如法炮制,减少家庭开支的同时,也

使自己从中获得一份乐趣。

后来,我又将焊接方法应用到搪瓷脸盆、铜壶等金属制品上。每当家里这些容器漏水了,我同样把钢质弯钩的头部烧红来熔化锡料(俗称钎焊),用锡料填充小孔来堵漏。倘若孔大了,无法直接焊时,就加衬白铁皮。通过简易修补可以显著延长这些容器的使用时间,故当年我家里的这类报废件是很少的。

时代变迁,如今这一传统修补方法早已不再使用,我也已退休。但在快50岁时,因工作和兴趣的双重需要,我考取了焊工(高级)考评员证书,故至今还时有培训机构和加工制造单位聘请我从事与焊接有关的工作,如焊工培训、技能考评及钢结构设计等,发挥余热,不亦乐乎。
凌勇坚

那年种油菜

昨天去河边散步,看到田里一畦畦油菜,枝叶茂盛,已结出一串串饱满的菜籽,眼前的丰收景象使我回想起务农时种油菜的美好时光。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生产队除了春种早稻,夏种晚稻外,还要冬种其他作物。每年要种席草10多亩、大小麦20多亩、油菜籽10多亩。记得1965年冬种生产,男女社员齐出动,冒着风霜,翻耕抢种。特别是种油菜时,男社员耕地、整地,女社员种菜秧,盖焦泥灰。油菜种好后,要浇一次水。成活后,还要施一次肥,再进行培土。

那时,父亲有气管炎,遇到寒冷就气喘吁吁,但他带病出工,队长照顾他,让他干些轻松的农活。母亲每天弯着腰种油菜,休工回家腰疼得厉害,但她从不叫苦喊累,还要

做家务,第二天又坚持出工。为了帮父母分担,年龄不大的我学会挑肥烧水,虽然累,但我一直坚持了下来。

到了第二年春天,油菜长势很好,但田间管理不能放松。社员们早出晚归,松土除草,施肥治虫。经过精心管理,那年油菜籽获得大丰收。

那时,收上来的菜籽除了卖给粮站之外,大部分分配给社员们榨油食用。金黄色的菜籽油不但营养丰富,而且香气扑鼻。

回忆那段经历,使我深深感受到现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正是年少时的不断劳动,让我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始终充满干劲。
王银康



帮爷爷给绿植浇水 张志梅



奶奶教孙子做风筝 黄衍农

父亲的镰刀

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到老屋里翻翻找找,希望从保留的老物件中,寻找到儿时种种美好记忆。翻耕田地的犁头、松动泥土的锄头、清理杂草的耢耙……虽然不少工具已蒙上灰尘,但他们诉说的故事,历久弥新。其中有一样物件,对我和父亲都特别有意义。一把挂在墙上的镰刀,至今闪闪发亮,似乎仍在等待着收获季节的来临。

这是父亲的镰刀。今年已96岁的父亲,虽然多年不用镰刀,但对这把镰刀情有独钟。每个收获季节来临前,他都会把镰刀从墙上取下,用磨刀石磨光磨亮。

对于这镰刀,我也有着深刻记忆。记得我刚学做农活时,父亲递给我的第一个农具就是镰刀。“学会收割庄稼,是你当农民的基本功。有了劳动技巧,才能驾轻就熟,成为合格的农民。”父亲的教诲,我至今

记忆犹新。

由于第一次使用镰刀,技术生疏,一不小心,镰刀就把我的手指割破了。看着鲜血涌出,我欲哭无泪,这是我学习收割付出的代价。

看着同样手握镰刀的父亲,却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干得热火朝天。父亲握紧的镰刀如同高扬的风帆,把巨大的丰收载进希望的海洋。

割完小麦,又割油菜,再割早稻、中稻和晚稻。一年当中,镰刀越忙碌越辛苦,我们的心里越喜悦。谷物入仓后,镰刀们悄悄地回到柱子上,等待着下一次的召唤。

后来,在我多次付出“血的代价”后,终于逐步掌握收割技巧。感谢镰刀,它让我感受到丰收带来的喜悦与感恩;感谢从小接受的劳动教育,造就我吃苦耐劳的品格,让我不惧困难,以积极的生活态度迎接每一天。
柯兰

新版
劳动课

祖孙
一起
乐



帮助家人干农活、跟随父亲收麦子、利用焊接手艺为家里节约开支……面对“劳动”这一词汇,浙里养俱乐部会员打开记忆大门,回忆起青少年时期的劳动过程。在他们的文字中,洋溢着劳动的激情,充满对生活的热爱。

同时,如今已是祖辈的他们,还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孙辈进行家务劳动,将爱劳动的好家风传承给下一代,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打下坚实基础。



奶奶的小帮手 章建华